

國學小叢書

韓詩臆說

程學恂著



著者 程學恂
主編者 王雲五

國學
叢書

韓

詩

臆

說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韓詩臆說

卷一

出門

此等詩卽見公安身立命處。

謝自然詩

韓集中惟此及豐陵行等篇。皆涉敘論直致。乃有韻之文也。可置不讀。莫能盡性命安得更長延二語。說理極高妙。然是文體。非詩體也。篇末直與原道中一樣說話。在詩體中爲落言詮矣。

華山女

此便勝謝自然篇。其中諷刺。都在隱約。

觀中人滿坐觀外。後至無地無由聽二語。乃石徂徠蘇滄浪詩法之鼻祖。結處不關仙教之失。而云登仙之難。正是妙於諷興處。

馬厭穀

集中如此等詩。皆直氣徑達。無半點掩飾。非以孟子自任者。不能爲之。非真信得韓子是孟子者。亦不能讀之。

孟生詩

一起乃生關乾坤語。看他贊東野詩如此。可知李習之語非侈也。李習之嘗以書薦東野。有曰。郊將爲他人所得。而大

有立於世。與其短命而死。皆不可知。二者將有一於郊。他日爲執事惜之。

此薦孟生於張建封也。然及建封處。只末段數語。仍是歸重孟生。古人立言之體。嚴重如此。若出後人手。諛詞滿紙矣。

利劍

此及忽忽等篇。古琴古味古調。上凌楚騷。直接三百篇也。

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

此與苦寒歌苦寒詩並讀。

答孟郊

纔春思已亂。始秋悲又攪。二語寫盡東野致功之苦。凡公贊東野處。皆到至處。眞實不虛。是眞巨眼。是眞相知。

古風

此等詩直與三百篇一氣。

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

起興最妙。此並是公應酬之作。所以可存者。中無膚濫語耳。

此日不足惜一首贈張籍

慨然以起。與醉贈張祕書同。

及城一本作及墻。墻門墻也。後魏立學於四門。至隋改隸國子。及墻者如今入監肄業。同在國學。

門牆之中也。公亦嘗爲四門博士。

孔邱歿已遠數語着眼。可知文昌爲學根柢。非第以詩律微婉。爲世稱道也。

中間愈瑣愈妙。正得杜法。

從喪朝至洛一段。敘次妙處。真得老杜北征彭衙遺意。

甲午憩時門。臨泉窺鬪龍云云。百憂中有此古興。妙絕。

公云上與甫白感至誠。如南山詩乃變杜之體而與相抗者也。如此篇乃同杜之體而與相和者也。

齷齪

一起直詆得妙。

願辱太守薦。得充諫諍官。是公之素願。後公爲御史。卽上天旱人饑疏。其志事已定於此。可知古人立言。皆發於中誠。非僅學爲口頭伎倆也。

汴泗交流贈張僕射

前賦擊毬極工盡致。後乃以正規之。此詩之諷與書之諫有不同處。

雉帶箭

將軍欲以巧伏人。盤馬彎弓惜不發。二句寫射之妙處。全在未射時。是能於空處得神。卽古今作詩文之妙。亦只在空處著筆。此可作口訣讀。

嗟哉董生行

此詩朱子取入小學。正可觀感以成美化。至董生之不終於隱。妄有功名之志。而昌黎規之。言各有當。豈能逆計耶。

鳴雁

平韻柏梁體。入後仍轉平韻。唯公多有之。

驚驥

因言天外事二語。盡比興無端之妙。

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

看來只淡淡寫相思之意。絕不著深切語。而骨肉係屬之深。已覺痛入心脾。二詩剴切深厚。真得三百篇遺意。在唐詩中自是絕作。

當與公所作琴操同讀。

歸彭城

不到二雅不肯捐。似此真是矣。

到口不敢吐。徐徐俟其蠟。此等看古人真處。

贈鄭兵曹

此亦無甚深意。隨時倡酬之作也。

暮行河隄上

此詩意興蕭騷。看似無味。而感最深。後來蘇子美集中多擬之。

薦士

詩云。逶迤抵晉宋。氣象日凋耗。中間數鮑謝。比近最清奧。取鮑謝而遺淵明。亦偶卽大概言之。非

定論也。

受材實雄駁。雄駁二字。評東野奇確。

榮華肖天秀二語。逾奇逾確。至眸子看瞭眊。可以鎮浮躁。則不惟得貞曜品詣。並能寫出貞曜神骨。

贈侯喜

此詩本旨在結句。而以上撫寫處。亦有意致。

山石

李杜登太山、夢天姥、望岱、西嶽等篇。皆渾言之。不盡遊山之趣也。故不可一例論。子瞻遊山諸作。非不快妙。然與此比並。便覺小耳。此惟子瞻自知之。

夜歌

止三十字耳。而抵得大雅一篇。此爲厚。此爲深矣。

須知所謂深厚者。亦非故爲昧晦。示人以不可測也。語語都在眼前。而非蹇蹇匪躬者。則不解所

謂。

樂哉何所憂。所憂非我力。妙在不明言所憂何事。

苦寒

此當與東野寒地百姓吟並讀。然此才力尤加奇肆。結云。天乎苟其能。吾死意亦厭。少陵自比稷契處。亦正同此懷抱。

龍移

畢竟不知此詩是何意思。不必強作解事。

早春雪中聞鶯

公謂禮部所試詩賦。類俳優者之詞。誠然。然以爲可無學而能。則恐不足以服之。蓋其爲技雖淺鄙。而能以工巧合天然。公道雖高。才雖大。而用以刻楮承蜩。則遜之矣。如此詩拙劣。豈復成語。

同冠峽

公南遷詩。似無甚意義者。中極悲悄。須是反覆沈吟。乃見所感深也。

縣齋讀書

摹寫景物處。工妙不及柳州遠甚。而別有一種苦味可念。

送惠師

乃是不羈人。不羈二字。是一篇主腦。

惠之高處。是愛山水。故四明天台、禹穴、浙濤、廬岳、羅浮、以次追述。而終之以衡山、嵩華也。

送靈師

此亦略同前篇。而本旨發明在前。

詩言飲酒盡百觴。分明不是守禪家戒律者。

湖遊泛潏沔。溪宴駐潺湲。此等句法。自韓孟發之。

前曰遺賢。後曰材調。皆不以僧目之也。

劉生

通首寫俠士性情。故棄家遠遊。傾心妖豔。取將相。酬恩讎。皆一類事也。惟其胸懷磊磊。有異凡庸。

則不失爲可取。而素行之不檢。不足以累之耳。再公詩多涉滑稽俳諧。非正言也。若作正言。則公豈亦囿於色者乎。阮亭持此以攻昌黎之短。謂不如文中子門下羅將相。勲業著一時。嘻。何其淺耶。

縣齋有懷

尙奇偉。足悲咤六字。乃一篇之骨。

猶嫌子夏儒。肯學樊遲稼。此等語。不疑於侈。若老杜許身稷契亦然。蹉跎顏遂低。摧折氣愈下。此等語。不嫌於卑。若老杜殘杯冷炙亦然。

前云肯學樊遲稼。後云閒愛老農愁。語意似相矛盾何耶。曰。此正可見古人用心處。如陶靖節多田家之作。而朱文公謂是欲有爲而不得者也。靖節於先師憂道不憂貧之旨。亦每及之。是豈真心作田舍翁者。田舍乃其寓耳。故凡讀古人田舍詩者。皆當作如是觀。然則公此詩中所言。可並行而不悖也。

君子法天運

此與忽忽詩同感。

東方半明

此詩憂深思遠。比興超絕。真二雅也。

卽以格調論。亦曠絕古今。

射訓狐

矜凶挾狡。聚鬼徵妖。語皆獨造。不相沿襲。而無害爲無一字無來歷者。其義則本之古也。誰謂停姦計尤劇數語。寫小人病國。真是非常警動。此陳戒之旨也。

李員外寄紙筆

此亦隨時應酬之作。

郴州祈雨

公於此等。實不能工。索性還他不工。正見高處。

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

此詩料峭悲涼。源出楚騷。入後換調。正所謂一唱三歎有遺音者矣。
州家使家。皆當時方言。

答張十一功曹

退之七律只十首。吾獨取此篇。爲能真得杜意。

合江亭

諸本作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

窮秋感平分。新月憐半破。押韻處生拘有奇趣。遂開蘇黃次韻之派。

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

七古中此爲第一。後來惟蘇子瞻解得此詩。所以能作海市詩。

潛心默禱若有應。豈非正直能感通。曰若有應。則不必真有應也。我公至大至剛浩然之氣。忽

於遊嬉中無心現露。

廟令老人識神意數語。純是諸謔得妙。

云此最吉餘難同。吉猶靈驗也。猶左傳是何詳詳字。兼吉凶二條。

末云。王侯將相望久絕。神縱欲福難爲功。我公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節操。忽於嘻笑中無心現露。公志在傳道。上接孟子。卽原道及此詩可證也。文與詩義自各別。故公於原道原性諸作皆正言之。以垂教也。而於詩中多諧言之。以寫情也。卽如此詩於陰雲暫開。則曰此獨非吾正直之所感乎。所感僅此。則平日之不能感者多矣。於廟祝妄禱。則曰我已無志神安能福我乎。神且不能強我。則平日之不能轉移於人可明矣。然前則託之開雲。後則以謝廟祝。皆跌宕遊戲之詞。非正言也。假如作言志詩云。我之正直可感天地。世之勳名。我所不屑。則膚闊而無味矣。讀韓詩與讀韓文迥別。試按之。然否。

岫巖山

此與石鼓歌皆見好古之誠意耳。究之亦無甚緊要。

別盈上人

竟不似關佛人語。此公之廣大也。

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一首因獻楊常侍

此詩先敍寺。再敍陪遊。再敍獨宿。後贊常侍之賢。惜未同遊。而自明作詩之旨。此一定章法。唐人多有如此。妙在因獨宿而述所感。因夜風而疑波濤。因波濤而思屈賈。因屈賈而恨羣小之妬忌。讒諂。不覺觸動自己平生遭遇。茫茫交集。其運思也。如雲無定質。因風卷舒。毛詩三百篇。都是如此。離騷廿五卷。都是如此。

岳陽樓別竇司直

南山詩純用子虛、上林、三都、兩京、木海、郭江之法。鑄形鑲象。直若天成者。詠洞庭亦然。宇宙間既有此境。不可無此詩也。

前半自賦景。後半自敍事。兩兩相關照而自成章法。此真古格。後人多不知之。

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

直從九歌九辯來。開口言追愆尤而其下絕不愆尤。正如詩所謂我罪伊何也。

公之被譴。因疏關中饑旱。見皇甫湜所作公神道碑而新舊二史皆誤以爲坐論宮市。愚謂此非誤也。饑旱之疏。上無以罪之。且不便明著詔令。而忌之者特以他事中之耳。

早知大理官。不列三后傳。明理人亦作此糊塗語耶。然真惻正自可愛。此與答柳子厚書中語參看。

公於佞文之敗。皆痛快彰明言之。所謂雄直氣也。

自從齒牙缺。始慕舌爲柔。須知此皆託言。不然公豈真敗節者。

永貞行

直敘起。此詩史也。

觀順宗實錄中所書。則劉柳實與佞文同黨濟惡矣。而公赴江陵途中詩云。將疑斷還不。此詩匪親豈其朋。皆多爲原諒。不忍直斥之。蓋作史者朝廷之公義。作詩者朋友之私情也。二者不可偏廢。

公於二子。不惟不憾之。蓋深惜之。惜其爲小人所誤也。然此難於明言。而情有不能自己。故託言之。蛇蠱毒物皆陰險之類。旣懲於前。當戒於後。懇懇款款。敦厚之旨。友朋之誼。於斯極矣。所敘蠻嶺之俗。與赴江陵途中詩似相同而不同者。此中有寄託在也。